



#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何以“国际”

任海杰

与以往相比,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外名团名家的演出比例上升,音乐节国际性愈发凸显。我现场聆听的几场演出,可为其作生动的注脚。

3月18日,英国BBC交响乐团登上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奏响了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序曲。3月31日,匈牙利指挥家伊万·费舍尔率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也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的舞台。如果说英国BBC交响乐团是上海乐迷耳熟能详的老牌劲旅,那么成立于1983年的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则是一个传奇:短短几十年间,曾跻身世界十强交响乐团之列,对此,其灵魂人物费舍尔功不可没。

此次演出,费舍尔指挥乐团演奏的是普罗科菲耶夫与门德尔松的作品。尤其是下半场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令全场观众

为之震撼。普罗科菲耶夫共创作了七部交响曲,其中《第五交响曲》最为著名,上演率也最高,但能出色演奏它的乐团并不多——音乐语汇太过抽象,几乎看不出创作背景与作品之间的直接关联。也正是这一点,给了指挥和乐团更大的诠释空间。

匈牙利人的弦乐功夫向来闻名乐坛,但现场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管乐:势大力沉,金光闪闪,呈现出一种古铜色的音响色彩,这种音色在世界名团中也不多见。这不仅是技巧,更是一种独特的气质。站在指挥台上的费舍尔胸有成竹,动作幅度不夸张,却动则有方、弹无虚发、招招见效,把四个乐章梳理得跌宕起伏、条理清晰。尤其是最后的高潮部分,干脆利落,动人心魄——无论唱片、视频,还是现场,这都是我听过的最激动人心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全场掌声雷动。更出人意料的是安可。费舍尔指挥乐团演奏一首小曲后,又指挥乐团无伴奏合唱一首赞美诗。令人称奇的是,乐团的合唱水平堪比专业合唱团。我听音乐会数十年,几乎听遍所有著名乐团的演出,这样别出心裁的人声安可还是第一回,真是回味无穷。

说到名家,4月4日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伊莫金·库珀女士钢琴独奏音乐会同样值得一书。今年77岁的库珀是英国国宝级的钢琴大师,这是她首次来到上海,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她已宣布2027年退休。登台亮相的库珀,仪态优雅,精神矍铄。音乐会选曲纯粹,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七首钢琴小品》(作品33)、舒伯特八首《即兴曲》(作品D899、D935)。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时,她率性而不乏幽默,肢体和面部表情丰富;演奏舒伯特的曲子时,她则完全沉浸在作曲家独特的音乐中,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滔滔江河,气息连绵不绝,情感细腻委婉,令人为之陶醉。

这里又要说到安可了。前晚她与英国男高音帕德莫尔合作演出舒伯特声乐套曲《冬之旅》,我因大雨未能到场。4日这场独奏音乐会最后的安可环节,库珀先自弹一曲,随后邀请帕德莫尔上台,两人合作了一首舒伯特艺术歌曲《暮春》。如此暖心的安排,聊补了前晚未能到场观众的遗憾,也让在场观众倍感温馨。

不说的,仅以上两场音乐会的安可环节,便已是惊喜连连、妙不可言。这也正是名家名团现场演出的魅力之一。

“引进来”标注了显性的国际性,而“共创造”则指向更深层的国际性。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展现世界名家名团的同时,也注重对中国音乐事业及人才的扶持与培养。本届音乐节闭幕演出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由上海音乐学院与德国弗莱堡国立音乐学院合作呈现,是中德音乐团队深度合作成果。德方负责导演、指挥、舞美设计等核心创作,中方乐队与中外演员全程参与排练,双方以专业的态度、开放的心态碰撞出艺术的火花。

这个中德联合制作版《魔笛》在上音歌剧院连演四场,如此安排凸显了组委会的用心:四位主要演员由弗莱堡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优秀学生轮换登台,优势互补,唱出了《魔笛》的不同韵味。对此次参演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而言,能够登上这样的国际性舞台,是最宝贵的磨炼与锤炼——演员真正的成长通道,只在舞台。这种中外合作方式,展现的不仅仅是几场演出,更是着眼于未来的深意:“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中外音乐教育与艺术实践融合的生动实践。”这也是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深意之一——让舞台成为真正的课堂。

#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舞台绽放……

郑慧慧

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项目之一,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优雅绽放。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茹志鹃的同名短篇小说,正如剧名所昭示,百合花的纯洁与绚烂,让观众对这部作品满怀期待;而原著独有的风格特质,与上海芭蕾舞团此前创作的红色题材芭蕾舞作品《白毛女》《闪闪的红星》有鲜明差异,也让这场艺术转译成为芭蕾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挑战。

## 原作风格的保持

大屏幕上原著徐徐翻开,旁白娓娓道来,舞剧由此展开,将观众带入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编导的潜心创作、舞美的精心配合与演员的倾情演绎中,该剧通过出征、借被、萌动、联袂、临行,以及梦魇、血色、牺牲、英魂、纪念十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青春的美好,深情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与肝胆相照的赤诚。舞剧情节是简单的,但弥漫出来的情感是感人而耐人寻味的;故事的场景是单一的,但舞蹈的编排是丰富多彩的。战士们雄健的群舞,村妇们细腻流情的独舞,大姐、通讯员和新媳妇憧憬未来的三人舞,抒情、隐喻、象征纯洁感情的百合花群舞等,皆绽放出亮眼的艺术光彩。

不过,笔者留意到全剧的情境铺陈略显繁复,与文学原著的风格有所不同。或许是为将一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一个半小时的芭蕾舞剧,主创团队不得不拓展人物谱系,补充背景交代;或许是出于舞剧舞台呈现的需要,增添了富有视觉张力的舞蹈场面。总之,舞台表现的饱满,多少冲淡了核心情节的表达,使得原著那份细腻隽永的独特风格未能在舞台上得到充分彰显。

原著通过故事讲述,将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向往、对青春的祭奠融为一体,让人性之美与人性之美得以充分绽放。它不是一部渲染战争年代慷慨激昂的作品,而是一部于平淡中藏绚烂、兼具温情与忧伤的作品。舞蹈转译的核心,应是对原作风格的精准坚守,深入挖掘战争年代里的人性光辉,着力呈现那份细腻隽永的独特韵味。由此,笔者认为,舞剧可从两方面优化:一方面适当“瘦身”,删减母亲、丈夫、老年大姐等冗余人物,剥离与核心剧情关联不大的背景铺垫;另一方面,抓住大姐、小通讯员和新



芭蕾舞剧《百合花》剧照。本报记者董天晔摄

媳妇三位核心人物,尤其聚焦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关键角色,表现他们在出征、借被和牺牲三个主要环节中的性格成长、矛盾交织与纯洁情感,让主要的情节线索更单纯饱满,不受枝蔓分岔的影响而展开和推进,在剧情的平铺、波折与高潮递进中,传递感人至深的力量,彰显原著的风格魅力。

## 舞蹈本体意识的张扬

将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一部大型芭蕾舞剧,并能达成一定的艺术效果,上海芭蕾舞团的创作付出实属不易。笔者提出删减冗余人物与情节的建议,不仅是为让舞剧“瘦身”以贴合原作风格,而是更希望舞剧能聚焦情节与人物主线,在目前“哑剧+舞蹈”的创作思路基础上,充分发挥舞蹈艺术的独特功能,实现更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

回顾舞剧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成形的芭蕾舞剧由“哑剧+舞蹈”起步。法国情节芭蕾的创始人诺维尔为了使芭蕾舞摆脱纯娱乐的展示,取得与戏剧、歌剧同等的地位,极力推荐在舞剧中运用哑剧表现故事情节,最终使舞剧脱离说白和歌唱,成为独立的舞剧艺术。三百多年来,随着舞蹈艺术的发展和舞蹈本体意识的觉醒,舞剧已从“哑剧+舞蹈”的剧和舞蹈相加的状态,逐渐进入舞与剧不断融合的阶段。舞剧编导们通过动作的形式和质感,通过动作的节奏变幻和空间的运用,承载起复杂的叙事和深邃

的表达。我们现今能够创作出《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情节复杂的谍战舞剧,就是舞蹈表现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舞蹈转译文学作品,采用“哑剧+舞蹈”的方式并非不可,但更应充分舒展舞蹈思维,灵活运用舞蹈手段,让文学形象实现动作化、具象化的转化。在这一点上,芭蕾舞剧《百合花》仍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比如,该剧的一大创作难点,便是如何通过舞蹈呈现百合花被子这一核心意象。我们不妨调动舞蹈思维,采用拟人化手法:让群舞演员通过服装造型与队形变化,具象化呈现一床崭新的“被子”;当“被子”随舞蹈舒展时,既能与新媳妇形成情感共鸣,让观众读懂她借被时的迟疑,最后,还能借庄严深情地“盖”在通讯员的身上。群众舞蹈《担鲜藕》便曾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让演员扮演的“藕担”鲜活跳脱,舞出了农民丰收的喜悦。

## 探索芭蕾风格的变化

芭蕾舞剧《百合花》的登台,也引发了我们对芭蕾风格探索的深层思考。

芭蕾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其真正的蓬勃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芭蕾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的真正崛起。这是我们坚持民族化道路,立足中国题材、塑造中国人物,将西方芭蕾艺术与中国舞蹈艺术深度融合的成果。几十年来,中国芭蕾沿着这

条道路,不断发展。放眼世界芭蕾舞舞台,这门源自欧洲的经典艺术,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靡全球、落地生根,更在不同文化的滋养中不断创新,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多姿多彩的风貌。与世界现代芭蕾的多元发展相比,可以更好地审视中国芭蕾的发展:我们往往将重心过多放在芭蕾民族化的探索上,而不太考虑芭蕾艺术本身的风格突破与创新;我们往往注重坚守芭蕾足尖技艺的纯粹与精美,而缺乏根据剧情与人物需求,去开拓发展新的舞蹈语汇。

笔者认为,芭蕾作为一门外来艺术,坚持走民族化道路无可厚非,与此同时,也需要在表现题材、塑造新人物的过程中,开拓新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芭蕾几百年形成并完善的足尖技艺值得传承,但芭蕾绝不同于“阿拉贝斯克+足尖”的简单叠加,它应在创新实践中,吸收融合更多元的舞蹈素材,实现舞蹈语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放,我们看到了上海芭蕾舞团在原创芭蕾舞剧创作中,那份敢闯敢试的锐气、勇于突破的勇气,以及精益求精的不懈努力。

当《百合花》在芭蕾舞台悄然绽放,也促使我们深入探讨中国芭蕾发展路上的新课题。《百合花》已然绽放,愿它在不断打磨中,越来越灿烂,越来越芬芳。(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聚焦新大众文艺

审视新大众文艺的艺术价值,既要立足美学视角,更要深入剖析其产业功能的内在运行机制,以此激发其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功能的健康运转,不仅关系到优质内容能否在流量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关系到新大众文艺能否持续释放文化新质生产力。

当下,新大众文艺正在重塑文艺与产业的关系。在传统产业格局中,文艺的产业功能多被视为“附属”或“衍生”环节;而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的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凭借独特的创作模式、传播特性与共享机制,已然成为文化产业的引擎之一。其产业功能不再是被动附加的附加值,而是主动建构价值、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为可观的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对文化生产方式、传播路径、消费习惯乃至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重塑。新大众文艺以强大的渗透力与融合力,改变着文化产业的传统边界与运行逻辑,使文艺的产业属性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与强化。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 产业主体的大众共创

新大众文艺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创作主体的转变。在传统文艺生产模式中,创作权多集中于专业机构、作家、艺术家等少数精英群体,创作门槛高、传播渠道单一,导致文艺生产主体相对固化,大众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消费者。新大众文艺壁垒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媒介的普及,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文艺创作权力下沉到更广泛的大众群体。人们通过短视频、网络文学、直播、UGC(用户生成内容)等多种形式,纷纷加入文艺创作的浪潮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成为大众随身携带的“创作工具箱”,文学网站、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等则搭建起便捷的“创作发布舞台”。

这一转变使产业主体形成鲜明的“大众共创”特征,重塑了文艺生产的生态结构,为文艺事业注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一方面,海量普通用户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力军,他们以日常生活为创作源泉,用多元视角记录时代变迁、表达个人情感,让文艺作品的题材更贴近现实、风格更具烟火气;另一方面,专业创作者不再是孤立个体,他们通过平台与大众创作者互动、合作,甚至从大众创作中汲取灵感,形成了专业与业余、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创作生态。这种大众共创模式,不仅丰富了文艺作品的数量与类型,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让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享有的精神文化事业。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湜所言,新大众文艺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与平台依托,人人都能参与创作,人人都是“演员”,既是欣赏者,也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这种“人人皆可创作”的生态,标志着文艺生产已从“精英代言”模式转向“大众自主表达”模式。同时,新大众文艺不再依赖单一权威的审美裁定,而是在亿万用户的即时反馈、互动迭代与集体筛选中,自发形成审美共识。

产业主体的重构还推动了创作动力的转变。传统专业创作的动机多源于个人志趣、职业责任或体制分配,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动力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情感表达的内在需求依然是重要驱动力,无数大众创作者将文艺创作视为记录生活、表达情绪、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他们在创作中寻求共鸣、获得认同,这种源于内心的创

作热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激励机制构成了强大的外部推力。各大内容平台通过流量分成、广告变现、付费订阅、打赏、IP孵化等多种方式,将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直接与经济收益挂钩,形成了“创作—传播—反馈—收益—再创作”的正向循环。例如,许多短视频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积累粉丝,进而获得品牌合作机会或开启直播带货,实现了创作价值的商业转化;网络文学作者依靠读者的订阅和打赏获得稳定收入,激励他们持续产出。这种经济激励与情感满足的双重驱动,释放了大众的创作潜能,使创作不再仅仅是“为爱发电”,更成为一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文化生产活动,从而吸引更多人的投身其中,形成规模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创作群体。

作热情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激励机制构成了强大的外部推力。各大内容平台通过流量分成、广告变现、付费订阅、打赏、IP孵化等多种方式,将创作者的劳动成果直接与经济收益挂钩,形成了“创作—传播—反馈—收益—再创作”的正向循环。例如,许多短视频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积累粉丝,进而获得品牌合作机会或开启直播带货,实现了创作价值的商业转化;网络文学作者依靠读者的订阅和打赏获得稳定收入,激励他们持续产出。这种经济激励与情感满足的双重驱动,释放了大众的创作潜能,使创作不再仅仅是“为爱发电”,更成为一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文化生产活动,从而吸引更多人的投身其中,形成规模庞大且充满活力的创作群体。

### 产业流程的交互驱动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变革,既体现在“谁在生产”的主体维度,也贯穿于“如何生产”的过程机制。

在传统文艺产业中,创作、传播、消费等环节相对割裂,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多为单向信息传递。而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构建起“创作—传播—反馈—再生产”的闭环交互循环。创作者不再是孤立的生产者,通过平台实时获取用户的点赞、评论、弹幕、分享等数据反馈,这些反馈如同“用户画像”与“需求图谱”,直接影响后续创作的题材选择、内容调整乃至叙事方式。例如,网络小说作者会根据读者在章节后的留言和催更需求,动态调整剧情走向;短视频创作者则通过分析视频的完播率、转发率等数据,优化内容的节奏和呈现。

与此同时,受众也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通过二次创作、弹幕互动、参与话题讨论等方式,深度介入内容生产过程,甚至成为创作的“共谋者”。这种高度交互的产业流程,使内容生产更具针对性和适应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让大众在参与中获得更强的代入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激发整个产业的活力与创造力。这种“生产—反馈—再生产”的循环机制,让文艺创作从作者的“独白”转变为作者与读者的“对话”。

黄敬炜

# 新大众文艺如何重塑文艺与产业的关系

### 产业价值的倍增效应

新大众文艺的产业功能,还体现在价值实现路径的多元化上。传统文艺产业的实现路径相对单一,多依赖内容直接售卖、票房或版权授权等。而新大众文艺借助数字技术与平台生态,构建起“内容+流量+场景”的复合价值网络。以网络文学为例,一部热门作品不仅能通过付费阅读获得直接收益,还能衍生出有声书、漫画、影视改编、游戏授权等多元业态,形成IP开发模式,实现内容价值的多次变现。短视频领域则通过“内容创作—广告植入—直播带货—知识付费”的链条,让普通创作者也能凭借优质内容获得多重收入,拓展个体价值的实现空间。

同时,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倍增,还体现在文化传播力的不断放大上。优质内容借助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能够迅速突破地域和圈层限制,触达全球范围内的受众,使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得到释放。例如,国产网络小说与短剧在海外市场的走红,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版权收入,更推动了中国文化元素的跨文化传播,彰显了文化自信,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多重增益。这种价值的倍增效应,不仅激活了文化市场的内生动力,也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势能。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书记、副院长)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

